

鄭孝胥



沈曾植
吳昌碩
康有為
鄭孝胥
于右任
馬一浮
謝無量
李叔同
徐生翁
齊白石
沈尹默
郭沫若
高二適
胡小石
吳玉如
王蘧常
林散之
沙孟海
陸維釗
臺靜農

二

十

世

紀

書

法

經

典



世

紀

書

法

經

典

二十世紀書法經典

鄭孝胥

二十世紀書法經典

編輯委員會

主任

張志欣 周聖英

編委

周聖英 張志欣

王亞民 黃尚立

張積均 張貽珍

姚沙沙 李冀生

張福堂 潘海鷗

黎國泰 張子康

鄭孝胥卷

本卷主編

古泥 商杰 宋浩 葉燿才

出版發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社址 石家莊市城鄉街四十四號
廣東教育出版社 社址 廣州市環市東路水蔭路十一號

總策劃

王亞民 黃尚立 張子康

責任編輯

黎國泰 張貽珍 張福堂 潘海鷗 張子康

書籍裝幀

呂敬人

作品主要收藏單位

中國歷史博物館 首都博物館
北京榮寶齋 江西省博物館等

作品拍攝

劉莉 邵玉蘭等

印制

深圳當納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

深圳興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1/8 20印張

出版印刷日期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406-3678-5/J·25

定價：248.00元

出版前言

王亞民

漢字的歷史至今有五千年之久了，這一事實近一個世紀以來不斷為考古發掘得到的資料所確證。將書寫漢字活動作為文人們的精神寄托，並認為書寫成的作品是個人心靈的象徵這樣一種藝術活動，出現在中國文化之中也已經有兩千年的時間了。人們弘論書家，縱談書藝，言必稱魏晉「鍾、王」，盛唐「虞、歐、顏、柳」，宋元「蘇、黃、米、蔡」及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清時鄭燮、石濤，而對清末民初，或者說對生活在廿世紀的諸多杰出書家知之不多，遑論對他們的藝術成就的理解和感知了。

那麼，對廿世紀書法成就如何理解和感知並應該給予什麼樣的評價呢？對這個問題應該把它放置在中國書法史的大氛圍中，纔能得以闡釋和圓滿的解決。早在五千年前，山東大汶口仰韶文化彩陶器上，已有毛筆所作繪畫圖案，與此同時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文，刻畫了象形意義明顯的圖畫文字，漢字書法由此萌芽。自此到秦統一文字，其間歷經夏、商、周、春秋、戰國，漢字也歷經不斷創造的初級階段，定型化、行款化的甲骨階段，成熟的鐘鼎大篆階段，形體異同的春秋戰國階段，最終統一而為小篆、古隸。到了漢代，小篆仍在應用，但隸書

已經成熟，并占主流，同時行、草、楷等書體也應運而行，及至魏晉兩代二百年間書法名家輩出，諸體咸備，俱臻完美。三個承前啟後、成就非凡的大書法革新家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卓然命世，從而揭開了書法史上輝煌壯麗的一頁，樹立了真、行、草、美的典範，此後歷朝歷代莫不宗法『鍾、王』、『二王』。唐代帝王尤好書法，太宗獨鍾王羲之，以金帛購之書迹，并身體力行，在教育、取士、官制上把書藝列為其一，唐代書學之盛，實亘古未有。宋時帖學大行，元代宗唐宗晉，明朝由宋元上追晉唐，清嘉慶、道光以前，尊王從帖，學董其昌、趙子昂之風愈熾。誠然，自『鍾王』或『二王』之後的歷代，均產生了燦如群星的大書家，如唐之李邕、張旭、顏真卿、懷素、柳公權，如宋之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四大家，如元之趙孟頫，如明之董其昌，如清嘉道以前之傅山、石濤、鄭燮等，他們在魏晉書法的高峰上，另闢蹊徑，別開生面，分別創造了獨特的藝術語言，并充分展示了各自所處的時代精神和對生命藝術的體驗，成為一代宗師，為後來效法。但是用歷史的眼光掃視書壇，唐學魏晉，在魏晉書藝這座高峰，拓寬了氣勢，並成為鼎盛的一代；宋以突出『二王』書的《大觀法帖》、《淳化閣帖》作為帖學的基石，而元，而明，而清嘉、道以前八百年書壇都被籠罩在帖學的帷幔裏，所傳諸帖，魚魯豕亥，翻刻失真，雖稱羲、獻，却面目全非，離真正的魏晉書法越發遙遠。帖學成為干祿取士的敲門磚，科舉以烏、方、光和規整劃一為標準，使得帖學演化成了清季的館閣體，并就此斷送了前途。如果從更深的文化層次探討，帖學之所以

至清式微，關鍵的它是在一種封閉的體系中進行。封閉的體系雖然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有所突破和發展，但這種體系不注入新的活力，最終是沒有生命力而會窒息死去的。宋初書家以『二王』法書為楷模，而後歷代書家也都取法『二王』，再參研以前輩書家（前輩書家莫不是『二王』後裔），近親繁殖，種族的退化也在所必然，宋元明清（中期以前）書法一代比一代纖弱，一代比一代媚艷，一代比一代拘謹，一代比一代造作也就毫不為怪了。

書法藝術與其他藝術一樣，當它發展到毫無變化、沒有生氣的時候，物極必反，必然會被輸入新的血液，或被新的藝術所代替。十八世紀以後，書法藝術就是如此，當它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書家纔把眼光透過盛唐、魏晉，投向秦漢乃至三代的古文字，以書法藝術的造型原則去開掘古文字中的藝術意蘊加以重新創造，從而打開了清末民初碑學書法的新天地。碑學的興起，與藝術的發展規律密不可分，尚有三種因素不容忽視。首先，雍正、乾隆之世，大興文字獄，文人學士對國事稍有微詞，即會召來牢獄之災和殺身之禍，致使群儒結舌，許多人轉而臻力於金石考據之學，金石考據學的淵博知識使書家對古代的歷史及古文字有了更深切的了解，這樣為碑學的崛起奠定了學識基礎；其次，適逢其時，西學東漸，尤其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及科學精神已大量傳入，書學領域有意無意受其影響，潛在的疑古、反叛傾向很明顯，對歷代尊為『書聖』的王羲之藝術成就敢於超越，不再以『二王』的是非

為是非，為碑學興盛提供了思想基礎；再次，歷史好像作出精心安排，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連續發生了幾個重大的文物出土事件：甲骨文的被發現是一八八九年；西北漢簡的被發現是一八九九年；敦煌寫經的被發現，也是在其後的一年即一九〇〇年。它們的發現分別展現出三個從未有過的、但又堪稱是古文化傳統的書法模式，清末民初書家借考古發掘之利，忽然發現了在金文之上還有一片未經開墾的書法新領域。所以嘉、道之後，尤其清末民初，碑學入繼大統，此期書家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以至三代、秦、漢、魏晉各種金石文字，秦漢刻石、六朝墓誌、殘磚剩瓦、片石只字以至新發現之甲骨文、西北漢簡、敦煌寫經無不潛心揣摩，博采衆長，參以己意，開拓了繼魏晉以來書法陽剛之美的新氣象。辛亥革命後故宮得以開放，私人 and 內府珍藏的書迹名品公開陳列，使當時書家又大開眼界，見前人所未見，知前人所未知，學風丕變，並出現了由尊碑抑帖走向南帖北碑自然融合，篆、隸、行、草、楷并用的新趨勢，形成了書法史上衆星燦爛的偉大變革時代。生當斯時的沈曾植、吳昌碩、康有為、于右任、弘一法師、馬一浮、徐生翁、謝無量、林散之、沙孟海等最為代表，他們或魄力雄強、氣象渾穆，或怒猊挾石、渴驥奔泉，或筆法跳越、點畫峻厚，或險勁秀拔、鷹隼摩空，或筆携風濤、天真爛漫，或清癯雅脫、古淡絕倫，或意態奇逸、精神馳飛，或樸素簡潔、稚拙赤嫩，以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整體的時代特徵，構成並演繹了書壇藝術上壯麗輝煌的一章，他們和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書法名家相頡頏，且毫不遜色。

時至今日，歷史上書家名作梓印於世其數量之多可謂汗牛充棟，然而第二次書法高峰也即碑學崛起以後由帖入碑，由碑從帖，碑帖結合，渾然一體的廿世紀書法成就却很少有人去總結出版以廣傳世間，沈曾植等諸多書法大家的作品散落在各地博物館、紀念館及私人收藏者手中，塵封烟襲，難見天日。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動用巨資，抽調骨干，遍踏各地，頂烈日，冒嚴寒，披星戴月，廣泛搜集，辨析真偽，爬羅剔抉，摒除贗劣，歷時三寒暑，這套免衍大觀的廿世紀書法墨寶終於編輯成帙、工程告竣了。值此槧刊問世之時，特作如下編輯說明：

一、這套墨寶以書法大師、名家為經，以其代表作為緯，力求全面反映廿世紀書法發展的全貌和郅高水準；

又，凡清季出生，但必須在廿世紀從事過主要書法創作的書家，方可入選成冊；

又，凡入選書家，大多乃碑學崛起後由帖入碑，由碑從帖，碑帖融合的書法革新者，但以『二王』為宗的帖學代表沈尹默也卓成大家，榜上有名；得之無意、一派天機的齊白石首次以書家名分亮相，在書法經典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又，凡每冊專集，均反映了書家一生的創作實踐，體現其創作風貌和藝術造詣。所收作品以原作為底本，但少數原作佚散者，以最早的版本或最好的版本為底本，並慮及資料價值，編輯時未作任何改動；

又，凡每冊專集，黑白作品百幅左右，彩色作品十幅左右，常用章一

頁；

又，凡每冊專集，均有序言、書家簡歷（作者年表）和頗有分量的評論文章。為便於理解原作，還附有釋文，原作錯誤之處，釋文括號內標出正確寫法；

又，凡每冊專集，未必件件精品，散落公家和民間當亦不少，因諸種因素，難以完璧，邇為憾事。數年之後，一俟搜集齊整，即着手修訂，再次槧刊行世，以補憾缺；

又，清道人、章太炎、梁啟超、黃賓虹、白蕉等先生，名震書壇，聲播遐邇，因作品流落失散，難成規模，祈望海內外識者，若能將上列諸公作品搜羅成冊惠賜我們，善莫大焉！

這件功在當世、澤被後來的廿世紀書法經典工程終於告竣面世了。值此之際，特向支持這套叢書出版的博物館、紀念館、書家家屬及後裔、民間收藏者致以深忱謝意。

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

鄭孝胥印





鄭孝胥的書法藝術

王 澄

長期以來，研究書史、書論、書家很少涉及鄭孝胥，原因是顯見的，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附逆於侵略者，其人品自然不齒於國人。而就其書法成就看，不作一介紹，總覺是個缺憾。書品與人品要作統一觀，但亦有區別處。研究書品與人品的關係，亦是書學研究領域之一隅，庶幾亦有益於書藝。當然，由於借鑒的資料不多，概述起來難免局限和偏見。

鄭在《題莊夔詩鈔楚辭序》中說：「自隋以前，碑石書迹，無不相通，自唐以降則一變矣，因隸意浸失故也。唐隸、唐草、唐楷皆不可為訓，然近人多出於彼，以楷書為尤甚，士大夫無不習唐碑者，此所以去古愈遠也。莊女士所抄楚辭、陶詩，獨無士大夫館閣之習氣，余謂去古為近。然則不能隸書者，其楷書、草書理不能工。」又云：「自《流沙墜簡》出，書法之秘盡泄，使有人發明標舉，俾學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徑轍，則學書之復古，可操券而待也。其文隸最多，楷次之，草又次之，然細勘之，楷即隸也，草亦隸也。」此段題記基本概括了鄭氏的書法觀，雖不無偏激，然於碑學振興之清末民初年間，是很可以理解的。

鄭孝胥（一八六〇——一九三八），字蘇戡，號海藏，福建閩侯人。天資聰穎，四歲即從其叔祖虞臣先生受《爾雅》，能成誦，八歲從李兆珍受經，十三歲畢十三經。其時，長居北京，書法以帖學為主，多受館閣體影響，倒也打下了堅實基礎。二十九歲考取內閣中書，因得座主翁同龢賞識，書法曾被其左右。繼而上追錢南園，雄強之氣漸露行間，其間，尚受何煖叟（紹基）影響不小。之後數年，宗法唐宋諸家，書無大變。至民國初，隱居上海，與沈子培、李梅庵、曾農髯等常有文酒之會，書法遂轉向北魏并周秦兩漢諸碑，最得力於《始平公》、《楊大眼》、《石門銘》、《瘞鶴銘》及張裕釗，書風為之一變，漸成自家規模。其於書法用功之最勤，也在此一時期。晚年書法由遒麗奇肆漸趨方正樸穆，所謂人書俱老者也。

鄭孝胥四體皆能，而以行、楷為最。其作行、楷書有「楷隸相參」之主張。在跋《泰山經石峪》時曾道：「相傳書法大字蹙令小，小字拓令大，包慎伯非之，以為大字小字法各不同。吾意二說皆拘於墟而未通其旨者也。字之疏密肥瘦隨其意態以成其妙，執死法者必損其天機，大小雖殊，理固無異矣。經石峪大字乃楷隸相參之法，此縮印本，若登泰山而小天下，山河萬里皆在掌中，其取勢新奇，天開地闢，發人神智，真奇觀也。學者於此，可以悟大小一致之理。」又在清道人臨魏碑冊中題曰：「蔡君謨謂《瘞鶴銘》乃六朝人楷隸相參之作，觀六朝人書無不楷隸相參者，此蓋唐之前法，仍奇而實正也。」這些都明白地道出了他的見解和追求。

可以明顯地看出，鄭的行、楷主要根基在顏、蘇、黃諸家，中年後，始主『楷隸相參』說，加入不少漢魏筆意，但也相當多地保留了顏字肩轉、捺腳過分誇張的特徵以及蘇、黃穩健灑脫、縱橫開合的風神，祇是變化得巧妙，取捨得相宜，便成了鄭氏自家的『商標』。沙孟海先生曾評其書：『早年學顏、蘇，晚年始習六朝。其筆力極堅挺，有一種清剛之氣。對於諸碑略近《李超墓誌》，又似數種冷唐碑，然或非其致力之所在也。最奇者，其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鬆秀之趣，恰如其詩，於沖夷之中，帶有激宕之氣。』又云：『鄭君時參張裕釗之筆意，其用筆確有過人之處。』這些評論是貼切的。

鄭的楷書冊《濟衆亭記》中，六朝書的成分就相當大，但很難說出具體出自何碑，也無個人面目。而他在六十三歲時寫的《敘古千文》有了鮮明個性，可視為代表作：歐字功底是顯見的（這在其更早些的作品《楊調元墓誌》及《松寥閣記》中，表現得尤為充分），但不少地方融入了其他成分，肩轉處就很有張廉卿特色，還有些顏的味道，而橫畫和捺腳又時時透出漢魏遺韻，加上有意強調了上斂下肆的收放關係，使字字顯得峻逸剛健，很有氣勢。這種獨特的楷書面目，決定了其獨特的行書面目：晚於《敘古千文》兩年的《九日李氏園登高帖》，筆法與字法幾乎完全同其楷書，祇是因為是行書，加強了字的動勢和呼應，處理得更加自然隨意。漢隸中最有特色的捺腳與橫畫，在這裏顯示得特別突出而又化入得不露痕迹，所謂『隸楷相參』者，於是幅得以充分印證。十年之後（七十五歲）所書的行書橫幅《贈青詩老軸》，更臻爐火純青，『作』的痕迹已全然不見，早年的勁挺遒麗之氣被沉穩簡靜所替代，點畫之老到，字勢之渾樸，加之『青』抬頭另起，詩名以小字處理等等都是隨意而出，可謂進入了返樸歸真、回歸自然的境界。這在鄭的作品也是不多見的。

鄭孝胥的『楷隸相參』中的『楷』，顯然是指唐楷，而『隸』則廣指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碑刻、簡書等。單就兩漢隸書看，他是下了大功夫的。張靖遠《海藏先生書法抉微》論其隸書『為四體之冠，其真行即得力於此。先生十餘齡即從其叔祖虞臣先生習隸，虞臣先生善篆隸，為閩中名宿。先生三十六歲時為江寧胡煦齋作《白下愚園集》及《偶意詩草》二簽隸書，出入《禮器》、《史晨》，用筆峻澀，樸秀兼至，不同流俗。隱居海上以後，於漢碑臨寫尤勤，墨本之外，兼取《流沙墜簡》之法，用筆超絕，下視儕輩。』又道：『海藏先生隸書，似得力於《張遷》、《西狹》、《史晨》、《張表》，嘗見先生以楷隸相參之法臨前秦《廣武將軍碑》，真能獨傳神髓。』

就傳世作品看，鄭氏寫過大量流碑是沒有疑問的，但評其隸書為『四體之冠』未免失當。鄭的行楷書，師法唐宋，陶融漢魏，晚年自成獨特面目，其所以應在書史中占有一個位置，關鍵在此。而隸書雖有相當功夫，但終未跳出漢人樊籬，不足為家也。以《贈寶田仁兄》扇面為例，不難看出鄭在《廣武將軍》、《張遷》、《西狹》等秦漢諸碑上所下的功夫，然却少了些作行楷書時那種爽健痛快的用筆以及隸的獨特體勢，而多了一些『作』的痕迹。尤其楷法的摻入，雖屬少處，也不免影響了古樸的意趣。這大概是其『楷隸相參』說的作用，然以隸入楷，氣息自然古遠，而以楷入隸，則就難以處理了。此與其『以古為上』的觀點也有些不太協調。

鄭孝胥篆書以小篆為主，雖受鄧石如、吳讓之、吳昌碩等書家影響不小，但「以古為上」之基本觀點未變，故習篆直追「二李」，尤以泰山、瑯琊刻石為多。其『經巢』篆字匾額及丙子端午書四屏中的篆書一屏，平正婉通，很有瑯琊遺趣。鄭在《松月居士集印編》中題詩曰：『少喜摹刻稍廢事，介節見之戒勿為（虞臣叔祖私謚介節）。所見常疑後者勝，皖浙雖盛難詭隨。近年古璽益競出，始知秦漢猶莫追。直學古人法不盡，何取派別相瑕疵。……』另有詩云：『能書由天資，成就在學力。遍搜古人奇，一悟或有得。篆分絕矜嚴，取勢常以逆。草真趨雋永，神味務自適。唐庸宋益馳，晉魏誠造極。掃去殊未能，豈免為人役。幼年慕從祖，淳古仍宕激。中年觀忠端，獨往深莫測。米顛恨其手，坐受談口厄。縱乎且勿談，破柱來霹靂。』可以清楚地看出鄭氏於書法的見解，還是很能順應時代潮流的。但在篆書上的成就，也如隸書一樣，未有明顯突破。

鄭的草書所見亦鮮，與其個人好惡有直接關係。《題黃石齋尺牘》有他的題詩：『作書莫作草，懷素尤為厲。君實與明道，不草究何礙。時人解章草，黃謝若小異。雲間周思兼，獨往擅妙詣。……』藝術見解，各家常有偏執，無須厚非。而他在《懷素自序卷》中的題詩却是很有見地的，可謂深知草法三昧：『草書初學患不熟，久之稍熟患不生。裁能成字已受縛，欲解此縛嗟誰能。獗獗解事趨平淡，筆下風雨常縱橫。觀其能速不速處，蟬蛻一切如無情。没人操舟誠妙喻，舉止自若完神明。子瞻寧未見此帖，毋乃會意翻忘形。』曾見其篆、隸、草、行四屏及草書中堂一件，源出右軍，偶見自家筆意，很有晉人遺風。但與其行書相比，不免有纖弱局促之感，蓋因其於草書實踐不多故也。鄭在課徒時常有『不厭精熟』、『已見精能，再求純熟』之類批語，但因自己對草書的偏見，而未能臻於精熟，也就無須再談『久之稍熟患不生』了。

鄭孝胥避居上海時曾組織『有恒心字社』，留下不少課徒評語，擇錄一些，或可有助於對其藝術見解的瞭解：『柳書雖清挺，乃有匠氣』、『顏法頗難脫俗』、『《蘭亭》近俗，暫不宜學』、『專習隸書，可避俗氣』、『專習篆書，可俯視一切』、『筆姿甚美，當令學北碑以壯其骨』、『頗有筆致，然行草亦須從凝重入，放縱者多難進步』、『下筆頗舒展，然仍宜取碑版摹寫，從艱澀中求之，方有根底』、『天資高者，下筆易得風氣，然用功須筆筆踏實，故必以謹嚴精緻為能』、『須在用筆處追其意味，如但描畫殊無合處』、『仍宜雅訓深厚為主，一染時派易入惡道』、『氣候已成，務在博覽』。……這些觀點的形成，與其所處時代有直接關係，然大多數觀點，至今看來仍不失其現實意義。

清中晚期碑學的振興，改變了帖學一統千餘年的局面，為單調沉悶的書壇帶來了清新活躍的空氣，打開了人們的視野，拓寬了書法的表現領域，造就了一批致力於碑帖結合的書家，更為後來書法的發展，提供了莫大的啓示。因此，人們總結它，研究它，充分肯定它在書史中的地位和貢獻。然而，在這一時期衆多的代表書家中，由於鄭孝胥那段極不光彩的歷史，人們毫不留情地把他排除在外，打入了另冊。如今評介他，應該說還是有一定意義的。其一，他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功，為我們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可資借鑒的東西；其二，他的藝術成就與藝術地位的不相稱，也為我們以及後人留下了一個引以為戒的驚嘆號！

目錄

一	楷書	名美業高七言聯	1	二五	楷草	君才凡翼七言聯	28	五〇	篆書	孟子句	102
二	楷書	懷清舍躁八言聯	2	二六	行書	寶衆《述(書)賦》	29	五一	作者常用印		103
三	楷書	靜水幽禽七言聯	3	二七	行書	元遺山論詩絕句	30	五二	鄭孝胥論書法		104
四	楷書	曹丕論文一則	4	二八	行書	自書詩	31	五三	鄭孝胥書法斷想		105
五	行書	曲園遺詩	5	二九	行書	《木蘭詩》	32	五四	年表		108
六	楷書	酒社獵場七言聯	6	三〇	楷書	自作詩稿五首	36	五五	作品釋文		111
七	楷書	姬姜神明八言聯	7	三一	行書	題跋	38				
八	楷書	定庵集杜老句	8	三二	行書	跋元人杜本水墨葡萄	39				
九	行書	詩一首	9	三三	行書	手札	40				
一〇	隸書	書出賦成七言聯	10	三四	行書	《莫愁湖燕集詩》序	42				
一一	楷書	文一則	11	三五	行書	題跋	43				
一二	行書	節寶衆《述書賦》	12	三六	行書	題跋(三篇)	44				
一三	行書	王安石七絕詩四首	14	三七	行書	論蘇東坡詩	47				
一四	行書	詩名書勢五言聯	15	三八	行書	跋宋詩鈔	48				
一五	楷書	師希文鄰言氏長聯	16	三九	行書	《夜起庵賦》	50				
一六	行書	丈夫處世	17	四〇	楷書	文一篇	52				
一七	行書	有王雖聖八言聯	18	四一	楷書	書贈尚周先生	53				
一八	行書	詩一首	19	四二	楷書	自作詞二首	54				
一九	行書	論書四條屏	20	四三	行書	日記(六篇)	55				
二〇	行書	香篆越瓷七言聯	22	四四	楷書	《盃山談藝錄》序	62				
二一	行書	不羨欲尋七言聯	23	四五	楷書	《急論》	63				
二二	行書	王荊公詩三首	24	四六	楷書	《八大人覺經》	64				
二三	行書	結交開張十言聯	26	四七	楷書	清署邳州典史胡康					
二四	楷書	小隱平居二十言聯	27	四八	楷書	清故典史胡康安墓誌銘	98				
				四九	隸書	節臨《石門頌》	101				

鄭孝背

酒社